

春暖花開的時候

姚雪垠著

版社片



春 暖 花 開 的 時 候

第 三 分 冊

現 代 出 版 社 出 版



春暖花開的時候 第三分冊

發行人 現代出版社

特約經銷 聯江書店

上海四馬路山西路怡益里七號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版（滬）

▲不准翻印▼

AS004

十六

近午的陽光透過似有若無的輕霧，靜靜的落下山谷，在亂石上、樹杪上、流水上、閃耀着美麗的柔光，使萬物都欣悅適意，漾溢着青春活力。林夢雲坐在水邊的一塊青石上，低着頭，似聚精會神又似漫不經心的，用柔輓的柳枝編一個帽圈，又把採集來的各色野花插在周圍。幾根柳絲夾着一枝豔麗的、深紅色的野玫瑰，從岸上搖搖曳曳的垂下來，輕輕的、幾乎故意的，拂着她那被微風吹散的烏黑短髮。在清新而溫暖的空氣中，飄浮着那輕淡的、醉的、從野玫瑰和別的野花上發出來的混合幽香；飄浮着那從樹葉上、竹葉上、花和草的葉上、發出來的神秘絮語，忽而有，忽而無，極其隱約，極其溫柔，帶着夢意。陽光是那麼歡親近人，從柳絲間、花枝間、伸手愛撫着這位少女的頭髮和肩頭、肥嫩的頸和手。山腰間的黃鸝和畫眉，也特別快活的爲着這春天的山谷唱着歌，更增添牠的幽靜和詩意。

在陽光的溫柔的愛撫下，林夢雲的鼻尖上浸出來細粒的汗珠子；她感到一點困意，不由的打個哈欠。這時候，她完全沉入於一種甜蜜的忘我之境，心是那麼寧靜，寧靜得像一朵半開的白蓮花在明鏡似的湖面上，被露水滋潤着，曉霧籠罩着，朦朧睡去。從她那低垂着的明

如雙眼裏，微微張開的嘴角邊，淺淺的酒窩上，飄浮着一絲笑影——多麼純潔的、青春時、適意的笑呵！

一隻蜜蜂在她的頭頂上盤旋歌唱，幾次飛走又折回，最後落在一枝才插好的白色的碧桃花上。林夢雲立刻把插花的工作停下來，一動也不敢動，只恐怕驚擾了這隻蜜蜂。她正要悄悄的喚羅蘭，蜜蜂突然從花上驚起來，嗡嗡的飛往岸上了。於是她用稍帶悵惘的，然而同時又含着微笑的眼睛追着蜜蜂；一直到瞧不見踪影時，她還在繼續的轉動着大眼睛在花叢間到處尋覓，而蜜蜂的嗡嗡聲也在清新淡香的空氣中久久的繚繞不歇。忽然，她聽見一聲非常輕微的，輕微得簡直像一絲風吹在草葉上，一瓣落花的悄悄着地，幾乎叫人不能聽到的嘆息聲音，從水面上細細發出。

「呵，小羅又在想心思了……」林夢雲心裏說，回頭來向羅蘭看了一眼。

湛清的流水在小林的面前被一塊突出的大石攔住，轉了個新月形的小灣子，形成一個淺的小石潭，又低唱着歡快的調子奔下山谷。偶而有幾片花瓣從岸上飄然落下，在水面上打了個轉，好像是有意留住，却又被流水匆匆帶走。一羣比姑娘們的小指頭還細還嫩的魚秧子，一會兒浮出水面，噉着落花，一會兒沉入水中，活潑的游來游去；只要有一點驚動，就馬上逃進石縫間或綠苔裏，久久的不敢露面。羅蘭坐在那塊突出水面的石頭上，臉孔半側

着，默默的俯視着水面出神。她有時凝視着自己的影子，有時眼光跟隨着魚兒浮沉，有時又隨着片片的落花旋轉、漂流。即讓不聽見她的嘆息，單憑她那細長的眉毛不時的輕輕一皺和嘴唇輕輕一咬，和她那出奇的靜穆態度，也可以知道她的心不曾有一刻安靜。

林夢雲將一朵較大的紅玫瑰安插在柳圈前邊，將完成的花冠舉起來，送到羅蘭的面前叫道：

『喂，我獻給你一頂花冠，你看多好看！』

這句話把羅蘭從極其遼遠的，縹渺的幻想中喚醒來，驀的一抬頭，一雙露水似的眼珠子在長長的睫毛下惶惑的向小林一轉。隨即，她明白了，活潑的叫着說：

『呀！真好看！前邊的那朵紅玫瑰就是紅寶石！』她正要接過去，忽然又縮回手說：『你快戴上我瞧瞧，好看極了！』

『我獻給你的，』林夢雲笑咪咪的說，『因為你在講習班中是皇后。』

『你才是皇后哩！……』羅蘭的心爲喜悅所激動，喃喃的小聲罵道：『該死的丫頭！』小林把花冠一直送到羅蘭的懷裏，要求她戴在頭上。羅蘭把花冠推了出去，不肯接受，道：

『我又不配做皇后，你爲什麼要我戴？』

『你在講習班中事實上是皇后，』小林說，『因為你又莊嚴，又美麗。』

『討厭，你看我不敢把你的花冠扔到水裏去！』

以為羅蘭真不肯接受這禮物，林夢雲很惋惜的把花冠端詳一陣，戴到她自己頭上。低下頭向水中照一照，她快活的向水中問道：

『小羅，你看，不是很好看嗎？』

她的臉孔襯上頭巍巍的花冠下，更顯得豐滿紅嫩，光彩煥發，使羅蘭一邊忍不住拍手叫好，同時又渴想把花冠要來。林夢雲十分滿意的咬着嘴唇，小心的取下花冠，第二次遞給羅蘭，問道：

『你戴吧？』同時她用期待和熱情的眼神補充說：『快點戴上吧，你要戴上是多麼好看呀！』

羅蘭把花冠接過來戴在頭上，向水中照着自己的影子，眼睛裏閃耀着快活和驕傲。林夢雲站在水邊，攀着柳枝，頓着腳叫道：

『嚇，真像一位皇后呵！』

羅蘭抬起頭，很天真的望着她朋友說：『小林，假若我是一位公主，我就在這地方蓋座宮殿，永遠住下來。』

「你爲什麼願意做公主，不願意做皇后？」

羅蘭笑而不答，又低頭向水中欣賞着自己的影子。她忽然想到楊琦，心裏說：

「讓他這時候來看一看是多好呵！」

她真是滿心的希望楊琦能及時趕來，在她不知不覺中躲在什麼地方欣賞着她的美麗。因爲他的沒出現，她大大的感到空虛。但隨即，一個幻想又把她的心中的空虛填滿。她幻想着她現在所坐的這塊石頭是一座幽靜的小島，四面環繞着碧綠的海水，水面光滑柔軟，像微風飄起的綢子一般。她同他住的是一座白色的小洋房，圍繞着各種花草和樹木，只有一條曲折的石徑通達海岸。春天，石徑上生滿綠苔，兩邊的鮮花散着清香。夏天，整個的小島都遮蔽在涼浸浸的濃蔭裏，陽光從大樹的茂密的枝葉間漏下來，點在石徑上、綠苔上、涓涓的泉水上，使人起一種神祕的冷然感覺。秋天，石徑上鋪滿紅葉，徑兩邊開滿黃花；她沒事時就自己動手掃紅葉，採黃花，當夕陽滿山時陪着楊琦看晚霞。冬天，她希望沒有寒冷的北風，却有白雪蓋在房坡上、樹杪上、海灘上；雪化後，小島依然被長綠植物打扮得跟春天一樣。她有時同他坐海邊垂釣，有時陪他畫油畫，有時划船到海心看月明……

「呵，有人！」林夢雲突然叫一聲，向岸上察看着。「小羅，你聽見腳步聲音沒有？」羅蘭慌張的取下花冠，跳到林夢雲的身邊說，「你聽見有人麼？」不知爲什麼她害怕得

差不多不能呼吸，心跳得非常厲害。

『也許是陶先生跟楊先生一道來了，』小林說，向羅蘭瞟了一眼，微微笑着。『我們別說話，看他們能不能找到我們。』

一聽說可能是楊琦，羅蘭立刻把花冠還給小林，臉皮上泛起來一抹紅雲，不知道怎樣才好。她嚥下去一口唾沫，一隻手按着胸口，一隻手緊抓着小林的胳膊，向他們剛才來的幽徑上用眼睛搜尋。但岸上極其寂靜，只有一隻野鴨在遠遠的樹葉中懶倦的拍一下翅膀，另外有一隻啄木鳥藏在樹木的密枝間發出來清幽的丁丁聲音。羅蘭看不見一點人影，也聽不見一點足音，懷疑的望着小林問：

『你怎麼知道是他們？』

林夢雲回過頭來，注視着羅蘭的眼睛，默默的微笑着，使羅蘭看出來她是在用微笑回答說：『我猜的。』當她看見羅蘭的眼睛裏繼續發着不安的表情時，她的酒窩動一動，小聲說：

『大概是風聲吧。』

從山頭上，從密密的樹林裏，不斷的傳過來同學們的唱歌聲和演習戰鬥的吶喊聲，但聽起來彷彿很遼遠，反而使這道山谷顯得更幽靜。林夢雲被那遠遠傳來的歌聲和吶喊聲所引

誘，很想帶着羅蘭去找黃梅，但她又相信着陶春冰一定會到谷中來找她，因此她終於懷着暗暗的期待坐回原處。羅蘭離開她，攀援着水邊的藤蘿和樹枝，向上流走了十幾步，尋到了一座不知什麼年代就已經折斷的單板石橋，橋柱上生滿綠苔。這石橋原是連結着兩岸的羊腸山路。如今那山路已被深深的青草埋沒，幾乎看不出路的痕迹。在斷橋上坐下去，嘴裏咬嚼着一片花瓣，她感到無限詩意，向小林投去了一個微笑。但爲要飽享幽趣，她沒有招喚小林，隨即把眼睛邁向別處。

林夢雲把花冠放在膝上，一面將一些需要整理的地方加以整理，一面傾聽着山上的歌聲，而心中也在跟隨着唱。當山上的歌聲停止時，她戴上花冠，跳到羅蘭剛才所坐的那塊突出水中的石頭上，脫掉鞋襪，把肥嫩的雙腳試探着向水中放去。在腳趾才挨到水面時，一股涼意使得她驀的把雙腳一縮，舌尖一伸，輕唉一聲，前額上的那朵大紅花跟着一顫。『多麼有趣呵！』她望着水面上留下的一點浪圈說。停了片刻，她把制服褲的長褲腿捲過膝蓋，咬着嘴唇，重新試探着跳下水去。在開始時她只伸出來一隻右腳，讓大腳趾先插入水中，然後讓一半前掌慢慢的貼着水面，然後用腳尖在水中輕輕的攪幾個圓圈，然後不管一切的把全腳放進去，踏在光滑的青石上。她快活極了，趕快把左腳也放進去，扭轉頭向羅蘭叫道：

『小羅，快來呀，真好玩！』

隔着從岸上垂下的柳枝、花枝、藤蘿枝，羅蘭慢慢的轉過頭來向林夢雲望了一眼，沒有說話，又抬頭向對面的山頂望去；那兒，有一縷乳色的雲霧被微風緩緩的拖過松林杪，一隻杜鵑鳥在寂靜的林中啼叫。他本來正想着楊琦，期待着他的來到，但一聽見杜鵑鳥，她馬上就想起來一些古人的詩句（1），又想起來表姐吳寄萍。當童年時候，常常有些極其靜謐的，像夢幻似的春天的黃昏和夏天的夜晚，她同着表姐，同着祖母，坐在小花園中，聽祖母講述着有趣的古舊傳說，或聽表姐報告着新讀的小說故事。她表姐除愛讀小說外還愛讀舊詩詞，這趣味也傳染給她，她時常拉着表姐，要求她背給她聽。當表姐和祖母不在身邊時，她就久久的望着星空幻想，有時甚至思索着神祕的宇宙問題。這一切往事在如今看起來都像是一個夢，在心上留下的是一片陰影。一想到人事的空幻和表姐的不治之症，這被陽光照射的蒼翠春山就立刻暗淡，山坡上血紅的杜鵑花也使她更增加淒涼之感。不敢再繼續想下去，羅蘭向林夢雲又望了一眼，準備仍回到她的身邊，使自己重恢復剛才的快活。不過她沒有馬上站起來，一方面留戀着這座綠苔斑剝的斷石橋，一方面她感到渾身慵懶，像沒有彈性的彈簧一樣。她伸個懶，順手折斷一根柳條，百無聊賴的用柳條從溪岸邊敲落些殘花。隨後好像連舉起柳條的力氣也沒有，她任牠從自己的手中滑落，掉進水中……

（1）杜鵑花和杜鵑鳥因為有一段動人的神話，故舊詩中用得極多。

林夢雲見羅蘭沒有理她，不敢再喚，俯下頭望着水底，小聲的讚嘆說：『水多清呵！』一縷綠綫掛着石根，一端漂在她的脚背上，隨着蕩漾的微波搖曳不定，她的脚是那麽白嫩，那麽好看，就像是出自名手的白玉雕刻，在水底浮動着可愛的柔光，當林夢雲開始用脚趾點破水面時，小魚秧都一齊驚慌逃竄，深深的躲藏在被綠綫封護的石縫裏邊。林夢雲爲要使牠們安心的游出石縫，她的脚久久的不敢再動，連身子也不敢搖晃一下。後來有幾條小魚怯怯的游出來，被一片落花一驚，一轉頭又逃了進去。又過了一會兒，小魚秧又試着游出來，數目陸續的增多，逐漸的變得胆大，終於敢結成一排兒浮出水面，噙着花瓣。落花和魚兒繞着小林的腿打轉，浮動的花影和魚影清清楚楚的照在她的脚上和石上。在明淨的碧空中，有一片薄薄的、透明的、白色浮雲，用柔輦的線條構成像平沙上留下的水紋一樣的美好圖案，使人起一種和平寧靜的感覺。藍天和白雲反映在水中，和水底的花影和雲影像是有關，又像是各不相涉。從天影、雲影、花影和魚影間，林夢雲靜靜的欣賞着她自己的花冠，花冠下的豐滿面容，以及腮上的小酒窩，鬢邊的輕輕拂動的絲絲柔髮，尤其是那在水中發着光彩的，像寶石般晶瑩的黑眼珠子。水是那麽的愛這位少女，那麽的忠心的替她服務，竟至連她的雙眼皮、長睫毛、都一齊生動的反映出來，她的眼珠子安閒的轉動着，轉動着，愈加喜悅，愈加光彩。隨後，從她的微微張開的兩片朱唇間，露出來那極其細密的、整齊的、潔白的兩行齒

尖，像剛出水的貝殼一樣光澤。但忽然她又把下唇一咬，酒窩更深的陷下去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林夢雲抬起來她那充滿着愉快的、熱情的、帶着天真的夢想的大眼睛，凝望着山谷外展開在陽光下的油綠原野，用右手中指和食指的尖端在膝頭上換替的點着拍子，低聲的唱了起來。她唱的是「春暖花開曲」中最美的一段，描寫各種花子在百鳥的歌聲中睜開睡眠，在輕輕的暖風中打着哈欠，在陽光的愛撫中綻開笑靨；隨後她們在一陣細雨中洗一個痛快的澡，用早晨的清露滋潤了喉嚨，開始把自己打扮得嬌豔動人；隨後各種小草向她們祝賀，各種小蟲爲她們狂歡舞蹈，而蝴蝶和蜜蜂都做了她們的使者，興奮的、忙碌的、到處傳達着她們的甜蜜心意，散佈着春的消息。小林的歌聲像一根極長的金色細髮，在空氣中飄蕩、發光，又嬌嫩得像花草的嫩芽迎風微顫。當她正唱着時候，一片落花在水面上打了個旋轉後偷貼在她的腿上，一羣魚秧一動也不動的浮出水面，一隻蝴蝶飄飄的繞着她的花冠飛。當她正唱着時候，羅蘭不聲不響的走來了，坐在水邊，坐在林夢雲起初所坐的那個地方。她的心完全不能自主的被歌聲牽引着。忽而飛向那透明的白雲之間，忽而飛向廣漠的油綠原野，忽而又覺得自己生着兩隻美麗的白翅膀，從這個花心飛翔到那個花心……

當歌聲停止以後，林夢雲發現了她的女友，於是她們拿眼睛互相望着，久久的靜默無言，只用心聲傳達着各自的感覺，只用她們的靈魂緊緊的互相擁抱。後來，當羅蘭開始要說話

時候，突然間，從岸上，從花叢後邊，發出來一個女孩子的，帶着哽咽的尖銳叫聲：『真是……妙極了！』兩個女孩子被這突如其來的叫聲駭得一跳，驚慌失色的向岸上看去。（隨着這驚的一抬頭，有幾朵鮮花從林夢雲的花冠上搖落下來，掉進水裏。）她們發現韓秋桐，楊琦和陶春冰，一齊從花叢後跳了出來。

『嚇，要把我駭死了！』兩個女孩子齊聲叫道。

韓秋桐剛才曾一個人來過一趟，她發現林夢雲和羅蘭在這兒坐着後就偷偷的跑轉回去，找楊琦和陶春冰一道來玩。他們在花叢後躲藏有兩三分鐘，忍着呼吸聽小林把一段歌子唱完，楊琦和陶春冰一方面被這詩意的環境和優美的歌子所陶醉，一方面又被祕密的愛火所燃燒，當他們從花叢後跳起之後，一個個心頭亂跳，臉孔飛紅，脚步踉蹌，一時間都說不出什麼話來。

『呀！我就猜你們要來！』林夢雲向他們叫着，兩隻濕腳從石頭上站了起來。看出來楊琦和陶春冰兩人的燃燒的眼睛和不自然的笑容，她的臉孔也馬上變得鮮紅，一種奇異的感覺像電一般通過了她的全身。她轉望着韓秋桐，裝做坦然的責問說：『一定是你這個小貓出的

壞主意，要駭我們一下子是不是？」

『是陶先生跟楊先生不叫我做聲，』韓秋桐分辯說，『他們說要等着你把歌唱完……』
『我，我，我是小貓把我拖來的，』楊琦不等她說完就喃喃的截住說，不敢看羅蘭的眼睛。

羅蘭的胸口仍在卜卜的跳動着。他同楊琦一樣的窘，迴避着他的眼光，轉過頭去向小林說：

『把你的花冠送給小貓戴。』但話剛出口，她又在肚裏向自己問道：『我爲什麼要說這句話？多麼沒意思！』

經羅蘭一提，林夢雲才忽然想起來花冠還戴在自己頭上，不由的第二次臉紅起來。她趕快取下花冠，隔著水遞給韓秋桐，一朵花就在這當兒從花冠上落下水中，使她不由的跟隨着腰身一閃，混和着憐惜與驚駭的輕唉一聲。韓秋桐把花冠戴在頭上，不好意思的伸一伸舌頭，馬上又取下來，回頭用含羞的眼睛在楊琦和陶春冰的臉孔上轉了一下。『我戴上不好看；』她說，『讓羅蘭戴上才好哩。』楊琦和陶春冰都馬上轉向羅蘭，要求她戴上花冠，但她却含着笑，低着頭，一言不答，重新在岸邊的柳蔭坐下，用「不理會」把大家的要求拒絕。

見羅蘭是那麼高傲的給大家一個軟釘子，韓秋桐又向大家伸伸舌頭尖，拿着花冠跳到突

出水中的大石上，同小林肩靠肩的坐了下去。楊琦和陶春冰跳到對岸，坐在柔輭如毡的青草地上。他們倆都感覺出自己的態度太不自然，各人都覺得自己的祕密心情已經瞞不住別人，於是更無話可說，互相的對着傻笑。雖然陶春冰對羅蘭絲毫也沒有祕密心事，但他像楊琦一樣地不敢多看她，更不敢正眼相看。她的臉皮，她的眼睛，在今天是那麼光彩動人，會使任何無關的青年男性都不敢從近處定睛去看。偶一定睛，誰都禁不住自己的眼睛燃燒。然而他們同時又不能不常常的向羅蘭偷瞟一眼，或者故意裝着看岸邊風景，漫不經意的拿眼角向她的臉上一掃。在這一刻，楊琦深深的感到了他自己的未來幸福，並確信他要拿整個生命去愛她，永永遠遠，直到死後。看見她帶着幾分驕傲的神氣微笑着並不看他，他的靈魂就向她卑屈的跪下，心中讚嘆着：『呵，你是多麼的崇高啊！』

奇怪着大家都不說話，韓秋桐湊近小林的耳朵說：『咱們請陶先生講個故事吧？』隨即她抬起頭來，把舌尖伸了一下，向陶春冰叫道：

『陶先生，你曾經允許給我們講個故事，現在可講吧？』

『對了，陶先生，給我們講個故事！』羅蘭跟着說，忽然又恢復了孩子的天真，十分熱情地向陶春冰注視一下，一雙眼睛美麗得像靜夜中的兩顆明星。

『沒有什麼可講的；』陶春冰推諉說，『你們讓楊先生講一個吧。』

「不，不，你一定得講一個！」韓秋桐和羅蘭齊聲叫着。

「你們都喜歡聽麼？」陶春冰故意問，把眼睛轉向小林，因為她一直含着笑沒有作聲。

「我們都喜歡聽，」小林回答說，她已經懂得了陶的意思。

「講個什麼故事呢？」

「講個『紅燈籠』！」羅蘭提議說。

「講個『紅燈籠故事』！」韓秋桐跟着叫。

「又是『紅燈籠』！」陶春冰笑了一下說，「我告訴過你們這故事只能在黑夜講，現在怎麼好講呢？」

「你隨便講個別的也可以，」羅蘭說。「給我們講一講杜鵑的故事好不好？」

「不要談杜鵑，」陶春冰說。「我近來正在研究三種少女型。我們日常遇見的少女，不管是在學校讀書的，或已經參加救亡工作的，大體上都可以分別的歸入一型，你們願意聽我講這三種少女型？」

「願意！」她們一齊說。

陶春冰略微的思索一下，正要開始，忽聽見黃梅和陳維珍一同跑來，便說道：「等等，等她們來了再談吧。」於是林夢雲從石頭上站起來，望着跑來的兩位同學招着手，用